

長公以寬舊治無不可而竟以蕭太傅坐死前趙京兆死弱翁手亦太傅司直時劾之世人何獨罪中書令也

牧民記第十二

左馮翊韓延壽

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

龍湖神之聽之

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
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

東郡太守王尊

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
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
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
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
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
郤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茂作近
精語其

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黄金二十斤

太傅褒德侯卓茂

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

辟人處亦有着數

近海惑介公曰孟子寬大不如萬章嚴小又自一說不可偏廢

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相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强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敎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恭有不言之教親有不言之察皆古人也

龍湖：肥親亦可足稱袁安之使奧昔今人便須用一升過山銀

司徒魯恭

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

司徒虞延

奇人微意被奇人照破大奇然薤一本識栽培傾覆之常水一盂明載舟覆舟之理抱孫伏者漢老安

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旣至而死延率吏掾史殯於門外百姓咸悅之縱囚事屢見於令長乃文皇舉此輒不滿永叔意何也

太尉龎參

拜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

少懐之
志其爲
謳語不
亦大哉

發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尚書崔寔

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桂陽太守衛颯 附茨充

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

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奸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河內太守任延

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

俗吏不解

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稼穡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野王令劉梁

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

俗吏不解

彝風移硍磥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冣儒化大行

義俠記第十三

楚莊生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

斡旋此一段文字方叙得玲瓏

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

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
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
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
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
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
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
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
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
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

老賊

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
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
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
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
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
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
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
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
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

此英雄着意處

功

曰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齊相孟嘗君田文

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

惡

齊人大奇

孟嘗君親已○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趙相平原君趙勝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先寒切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

平原不逮孟嘗處

咲臣者頭平原君咲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咲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咲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賔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咲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咲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魏上將軍信陵君魏無忌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

平原不逮信陵處

後來動公子歸畢竟不出兩人冠嘴平原枉敬一覺人耳

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
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
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
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
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
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
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不我欲也
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
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

齊屠聶政

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已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

計甚審

好漢

終仲子所欲報讐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讐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

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姓名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

不當說嚴仲子豪婦人口漏矣

好姊

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前文伯以剪吳

秦國尉尉繚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姓名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

不當說嚴仲子豪婦入口漏矣

好姊

前文伯以剪矣

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秦國尉尉繚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彼尸庸以破楚皆襲此智

此自魯連一等人

求者定價乃是兩君優劣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

趙景王張耳成安君陳餘

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

直千金便知陳必死張耳

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

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齊巫蒯通

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

龍湖 至理

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
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
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
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
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
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
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
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
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

可惜此人不載姓名或曰廝卽

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趙廝養卒

韓廣

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輙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

厮養卒即名其姓名即千載不朽矣豈似世之自負著姓有名望而實與草木同腐者乎

此卒難分茅焦車前三

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

騎自當

寢飲

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
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
御而歸

趙相貫高

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
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
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
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

孱音纏

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
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
稱謚誤當云帝
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
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
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汚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
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
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
天命
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
之於是上皆幷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

不死得
好

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幷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然諾者也上使

死得好

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殺之名何面目復

陸生周還辟陽利其多金耳生直策士也平原君亦以五百金動之

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

平原君朱建　稱之不無太過

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送

衰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王共幸君君貴富

惠帝之賦不讓昔惠

然平原君卒以此自殺可謂工于誅人者

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照應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楚相袁盎

袁盎以大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治遇之如故人有告從

此夫豪事

若非司馬晁君無庇理若非侍見袁君無生理事不相期而相成者如此

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帳軍幕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

此殺翁伯手段

太子太傅卜式

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

人不可以無友

丞相陽鄉侯朱博傳

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所部職辨郡中稱之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

此報子讎者

為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傳以此顯名

僞將軍呂母

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讎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

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頭祭子冢復還海中

太傅錄尚書事節鄉正侯趙熹從兄爲人所殺無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讐而讐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讐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讐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

之

扶風郡五官掾蘊不韋

父謙祕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埶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暠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

何物昆頗乃爲枯骨雪併陽球司隷豈可少哉

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下遂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
邀暠於諸陵間遂不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藁在
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藁中夜則鑿地晝則
逃伏如此經月遂得旁達暠之寢室出其牀下値暠在
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
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輙劍戟
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
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
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

捕求不韋歷歲不能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

執金吾楊邑鄉侯馮魴

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讎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以爲報思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背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

不成則周章之南宮鄭注之其露成亦為袁紹朱溫而已舉事固當三思豈容草草

聘君張玄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畧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温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車騎將軍出征凉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温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黄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

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耳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扵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

掾孫斌

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初種為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

先尋出路然後下手可謂忠謀與尋常刺客不同

子眞及高客甄子然曰盍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

少府孔融 曹操

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

雜詠語
卻亦起

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王成 李子

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二 李

好門生

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黙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

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嗣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

兄是大

人勿妄往來愼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智

青州刺史孫嵩

此等人
天地間
別樣止

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趙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

雜處之事惟人所任使人人如毛外黄史乎原雖黨錮無害而

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
燕歧復璧中數年歧作戹屯歌二十二章後諸唐死滅
因赦乃出

東萊李篤

張

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
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
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
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
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

夫

奮武將軍薊侯公孫瓚

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

襄賁侯相與有上下之誼何不以是遇之

大將軍鄴侯袁紹

豪哉克之何不可者

龍湖

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武陽陳宫

操謂陳宫曰公臺自謂平生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

英雄問荅如兄

彭郎篣也

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

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

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

主不絶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

光祿主事戴就

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

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

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

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

一 馬矢

此何減

賈高

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
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
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鐵
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
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
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
固宜申斷冤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
子證其父薛安庸騃悖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
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

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笑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
京師免歸鄉里

